

一、争兵权 荣归故里欲复仇

大唐玄宗天宝二年，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在开元二十七年与库莫奚战败却又冒功领赏的事件被揭露，玄宗十分震怒，接受了宰相李林甫的建议，在八月初一的朝会上，让太监高力士宣布了一道措词严厉的谕旨，大意是：免去张守圭辅国大将军、幽州节度使之职，调任江州刺史；幽州节度使一职由平卢节度使裴宽接任；营州都督鲜于仲通升任平卢节度使。让满朝文武大臣惊奇的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胡人将领突升高位：一个是幽州节度使衙门折冲校尉、

捉生将安禄山提升为平卢节度副使，另一个是捉生将史思明升做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和史思明到长安晋见皇上回到幽州后，忙收拾细软，安禄山带上吉玛和段氏两位夫人，史思明也带了妻子辛氏一并到卢龙赴任。没想到，平卢节度使鲜于仲通一见史思明就怒火冲天，喝令亲兵把他拿下，让他交出女儿鲜于莺莺来。

当年，鲜于仲通身为营州都督，其女儿鲜于莺莺是个漂亮、刁蛮又派头十足的千金小姐，她求父亲借着让安禄山为朝廷采购军马的机会，给自己买了一匹名叫“胭脂片”的小马，并要安禄山留下来陪她当马倌儿。安禄山不知天高地厚理会错了，把千金小姐一时心血来潮当成了对他一见钟情，借了扶莺莺下



● 高洪勋

马亲了小姐的香腮,不仅受到一阵鞭打,还被赶出了都督府。

后来,莺莺惊马,在营州十字牌楼差点摔死,意外地让史思明救了,史思明接着做了莺莺的马倌。一年后,史思明去幽州投军,就拐带莺莺小姐走了。过古北口关隘,史思明没有文凭路引,就把莺莺送给了“守捉”军官,自己到河北投军。

那莺莺后来逃到幽州,卖身青楼寻找机会向史思明报仇。史思明酒后到青楼寻欢,正遇莺莺。莺莺报仇不成反遭史思明杀害。亏了安禄山在节度使衙门正得宠,为史思明挡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史思明自此铁下心来为大哥安禄山赴汤蹈火。

此刻史思明却推倒鲜于仲通的亲兵,矢口否认自己并不认得什么鲜于莺莺,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两眼昏花认错人了。原来,当年史思明拐带鲜于莺莺私奔时,名字还叫苏干,史明明的名字是玄宗皇上刚刚赐予的。他本是个无赖至极的人,正好,玄宗的赐名给了他逃脱罪责的一个理由。

安禄山也说,史思明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从三品兵马使,鲜于大人没有证据随意处治是对朝廷的不敬。节度使衙门的其他将领分别收到安禄山、史明明的礼物,看出了两人来头不小,也就异口同声,说大帅一定认错人了,天底下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并不奇怪,往后注意缉拿凶手为大帅报仇就是。鲜于仲通就只好借坡下驴,说自己眼睛真的看花了。回到家里越想越气,不几天竟病了一场。

安禄山又打点礼物来节度使私宅看望大帅,顺便提了一个建议。安禄山说,皇上的意思,平卢节度使衙门的重任,还是重点防御奚和契丹。节度使衙门在卢龙远离边地,不利于安边守土。鲜于仲通就问他,是不是皇上的意思要把节度使衙门迁回营州去?安禄山连说不用不用,俺的意思是说,鲜于大将军德高望重,留在卢龙掌控全局,俺安某年轻后进,理应多多为国分忧,为大帅分劳。想分一半人马去营州驻节,保证大事小事请示大帅。这么做于国于大帅百利而无一害。鲜于仲通已明显地觉出了这是安禄山架空自己的计谋,但他打的是皇上的旗号,也不敢怀疑,只有先答应下来。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这小子凭什么就由一个卑贱的马市牙郎让皇上看上重用了?

严庄为安禄山筹划的这个“釜底抽薪”之计,对安禄山而言,正适合他急于回营州报仇的心理;对严庄而言,是他想让安禄山加快壮大实力,学会独立执政的能力。那严庄原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因为科考升官之年,正赶上朝廷韦氏皇后乱政,仕途受阻,故此对李氏王朝充满了刻骨仇恨,一直借漫游江湖

寻求反叛首领,他和安禄山一见如故,就做了他的军师。严庄告诉安禄山,他暂时不能跟他去营州。因为,鲜于仲通久经战阵,且做营州都督多年,心腹爱将一大群都带到了平卢衙门,不是好摆布的人。而且,他对分兵驻守必生疑心,对他不得不防。自己留在卢龙随时探听消息采取对策,是对营州的有力策应。

安禄山对严庄言听计从,趾高气扬地带领兵马前往营州赴任。

十月末的营州,已近深秋天气。一场秋霜之后,满山红叶似火。水洗过一般的碧空之下,一弯白狼河水喧闹着东流。两岸的丘陵山岗,散布着簇簇云朵似的羊群,时而有青年男女的牧歌飘来,悠悠扬扬,清清爽爽,似是给这幅天成的塞外秋景增添一脉灵动的画魂。

当人马车仗走近吉玛和安禄山家一起扎过毡帐的地方时,吉玛就大声让车马停下。坐在车里的安禄山急忙问吉玛想干什么?“快看看,孩子他阿爸,这是咱们的家呀!哎呀,咱们家乡的风景还这么好看,这些年让俺梦里都想啊!”吉玛说着要把安禄山扯下车来。

安禄山忙阻止说:“别,吉玛,俺还没去上任,俺不能在乡亲们那里露面。”他掀开车帘往外看,视野之内并无扎着的毡帐,半里外的山冈上只有一个小女孩放羊。吉玛见了,不管自己身上已穿了锦缎衣裳绣花布鞋,就快步跑去。安禄山就急急地让儿子跟上去,把阿妈扯回来。谁想那吉玛一口气跑上山冈,捉了一头小羊羔就亲了起来,一边还学着羊羔的叫声,一时弄得那牧羊女孩莫名其妙。庆宗懂事儿,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子给女孩要买下羊羔。那女孩刚要接过,吉玛却说:“这小羊羔儿还在吃奶,离不开它的阿妈,俺喜欢喜欢就行了。”但她不让庆宗收回银子,见那女孩子笑了,这才满足地回到车上。

节度副使衙门暂时就设在鲜于仲通使用过的都督府。对这里安禄山当然不陌生。将近二十年过去,旧地重游,物故人非,自是大为感慨。当天把家眷安顿好了,他领着吉玛和庆宗在都督府里看了一回,除了曾单相思过鲜于莺莺之外,毫不保留地述说了在都督府当马倌的经过。吉玛没有什么惊奇,倒是儿子庆宗,对阿爸十五岁就懂六国语、当互市牙郎,还一个人为朝廷收买军马的才能大声称赞。

第二天一早放炮升旗,在都督府门口旗杆上竖起“安”字大旗,然后鼓号三通,安禄山坐上帅位,让营州郡原来大小文武官员递手本参见。安禄山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叫一个名字,让那个人上前认一认。四五十个文武官员逐个接见毕,只有三四个曾是老

相识。他们就是监管贸易市集的监市使，还有专门给牙郎们办理执照的官员。这几个被认出来的老相识，战战兢兢只顾磕头，让安禄山治罪。安禄山却淡淡一笑，告诉他们当年谁也不会看那么远，自己当年一介平民，理当受官家管束，因此慢待自己不算罪过，本官宰相胸怀不计较这个，晚上还特别关照管家给这些人治席一桌，算是老朋友的意思。

晚饭后，安禄山便迫不及待地 and 吉玛商量给阿母阿史德和吉玛阿爸奥吉哈报仇的事。吉玛就落了泪，哭了好一会儿，却说出了一番让安禄山听了吃惊的话来：“孩子他阿爸，论说起来，阿失活这家伙害了阿母，也害了俺阿爸，还伤害过不少贫苦牧民，让他死一百回也够了；可你把他杀了阿母阿爸还能活过来吗？要是他真的命中该死的话，那就让恶人杀他去吧！要不，把他找来教训他一顿，出出气！”

“岂有此理！”他大叫起来，“俺安禄山忍辱负重二十年，不是为了给阿母报仇，俺凭什么给张守圭当干儿子？俺凭什么给张利贞、李林辅跪拜磕头，俺凭什么让皇宫里的女人打赌当成峨嵋山的猴子？”

吉玛就让他坐下来，说：“俺不是不让你惩戒他，俺是想让你把他抓来，教训他一阵，或是关他一阵，让他往后不可害人！他真的认错了，改了，有什么不好呢？”

安禄山就问吉玛，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想法的？吉玛就说：“当年你火烧阿失活家避祸到幽州，俺找你不着，就在燕山脚下和老药工两口一起过活，那时候就反复想过了。因为他逼走了你，俺和儿子无家可归差点冻死荒野，如果把阿失活抓来杀了，不是也让他抛下媳妇孩子一大群没人管吗？”

安禄山觉得吉玛的话他听不下去。“女人，妇人之仁！她们真的不可以与之谋划大事！”他这么想着，披衣而起，说是想起了一件公事要立即去办，就来到议事厅坐下，命令一个亲兵立即去传史思明来，有紧急军情商议。

二、扮盗贼 马布戏捕老酋长

史思明全副甲胄赶来的时候，安禄山正在逗弄着一只笼子里的百灵鸟发笑，见史思明戴盔披甲挂刀佩箭一副出征上阵的样子，就更笑个不停。

史思明愣愣地追问道：“大哥，有啥事你就快说，俺喝了酒，才搂了巧云钻进被窝！”

安禄山就又是一阵笑：“好啊，兄弟还真是一块守边将军的材料，进了女人被窝儿一招呼就赶过来了！咱们兄弟驻守营州，差不多三面是敌，不警醒点不行

啊！”说完这些，他的话才导入正题儿：“兄弟，俺一进入营州地界就浑身发抖，就好像阿母的灵魂一直跟着俺，看来不为她老人家报了仇，俺就一天也安不下心来……”

史思明就刷地抽出弯刀说：“大哥，这你为啥不早说？没个事儿折腾，兄弟骨头架子都发痒了，要是见血杀人的事儿就提神儿了。俺现在就去，把他骚狼入的一家男女老少浑身一根绳拴来，大哥亲眼瞅着，俺就一刀一个给你剁，祭阿史德阿母的灵，解大哥心头的恨！”

安禄山摆了摆手说：“下午，在营州四外杂居的各族酋长都来了，唯独没见阿失活。怕是他知道了俺安禄山回来了，说不准溜回契丹老家去了。俺刚才想了一个‘拨草寻蛇’的计策，就由你带着你的人去办，你把耳朵伸过来俺说给你。”

史思明果就凑过来听。安禄山说完，史思明大笑称妙：“大哥，你自升上节度副使，更会给人下套子了。捉阿失活的事你就放心吧！兄弟那几个亲兵全是不怕死的亡命徒！”

第二天凌晨，在离营州西四十里外的白狼河岸的一片二十多座毡帐围绕的大宅院里，一阵马嘶狗咬。不大工夫，大门被冲开，三个蒙了黑头巾的人，举着腰刀，挥着套马杆子，把一群膘肥体壮的马赶了出来，直奔了营州方向。马群的后边，又有两个蒙黑头巾的人舞着两把刀断后，阻挡着大宅院里追赶的护院家丁。五个盗马贼没了身影，大宅院的管家骂那些护院的家丁：“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这些人怎么进来的你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路数也看不出来，主人养你们什么用？天亮主人回来，看他怎么惩治你们！”

一个挨了一刀的家丁就回说：“那盗马贼翻墙越沟一点动静也没有，俺们哪能听到？他们身上不知沾了什么气味儿，狗只在老远儿咬，就是不敢上前！”

另一个老成一点的家丁想起点情况：“管家，俺看那盗贼打扮，像室韦人。营州骡马大集上，贩运马匹的，不是同罗人，就是室韦人。”

这时候就有一个家丁受了提醒，他补充说：“就是室韦人，俺听见其中一个贼跟另一个人说，这里的马比不上俺室韦的好，赶到集上也卖不上河套马的价钱……”

情况就这样越来越明白了：是五个蒙面的室韦人抢了三十多匹马，目的是赶到营州骡马市集去卖钱！

天近中午，大宅院的主人一身风尘的回来了，他就是契丹酋长阿失活，是当年契丹国王李过哲的外甥。尽管国王李过哲已退位，他依旧是新任国王李

怀节的表哥，契丹国的二等将军。四天前他被国王召去议事，因此昨天没有和其他酋长同去晋见新来的节度使大人。这阿失活虽然已是白发丛生，皱纹遮脸，可依旧是凶神恶煞的性子。他一进院，就让昨夜当值的众家丁脱去上衣，每人抽一百皮鞭。然后决定明天一大早由他亲自带着牧马佣工和家丁赶去大集，趁马贩子没出手前把他的财产劫夺下来。

营州的边境交易大集依旧红火热闹，因为营州一直和邻国没有战事和冲突，玄宗登位以来，更是采取亲睦四邻的国策，逐年放宽了营州市集贸易，除了依旧限制盐铁交易规模，一年四季都可交易其他货物。

阿失活带了二十名家丁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市集骡马交易区，他的牧马佣工一眼就认出一群圈在绳栏里的马正是他亲手放牧的。阿失活则发现，五个留着不知什么民族发式的青年男人守着那些马，和两个蒙着头巾的牙郎在说笑。阿失活怒火中烧，亲自领头，大步走向马群，一手扯住一个看马青年：“盗马贼，你活腻了不是？赶紧把马给俺赶回去！”

那看马青年轻轻推开他的手：“嗨，你这客官，凭什么说这群马是你的？哪匹是你阿爸，哪匹是你阿妈？你叫答应了，俺赔了钱给你！”

阿失活哪受得了这个，喝一声：“都给俺上！”仗着人多，呼啦一声，二十多家丁就把五个青年“马贩子”围了起来。市集就开始大乱。一个马贩子就向那两个蒙头牙郎求援：“你们两位看看，本是俺们的马，可这个杂毛老东西却要对我行凶……”

其中一个牙郎就转向阿失活：“既是老客你的马，俺就跟你交易得了，说吧，这些马你出什么价？你说，俺们不怕便宜！”

另一个牙郎也插话说：“对，俺哥儿俩全包了，给你二两银子够一顿饭钱，卖了算了……”

阿失活正在心头火急火燎的时候，哪容得又有两个牙郎来消遣他？他就从腰里抽出牛皮鞭子，当空甩了个响，蛇一样向两个牙郎抽来：“哪来的杂种，你们和盗马贼是一伙的！”

“哈哈……阿失活，你这句话说对了，俺安禄山就是和他们一伙的！阿失活，你可还认得二十年前给你家放羊的小杂种吗？安某人今天找你讨工钱来了！”安禄山开口说话之前，阿失活手里的皮鞭子已到了史思明手上，他的脖子上已逼上了一把冰凉的尖刀。

“你，你……安禄山？你小子杀死俺的家人和管家，你小子火烧俺的毡帐！这几年你跑到哪儿去了？俺要到新任营州长官那里告你，家丁们，还不给俺抓人……”

这一来，连那几个青年“盗马贼”都笑了。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立刻就有二百个全副武装的军士出现在四周，史思明挥挥手，七八个对付一个家丁，全都捆上了绳索。他叫来监市官，由他向商人们宣布：“阿失活搅扰市场，送去衙门审问，各商人照常交易。”

进了都督府大堂，安禄山换了官服出来，用手抬起阿失活的脸：“阿失活，俺就是当今营州最大的官儿，俺听着，你就告安禄山好了，听完了俺给你个公道！”

这次阿失活才知道自己完了。他痛哭流涕，老泪纵横，一边捶打自己的脑袋一边乞求安大人的原谅。

安禄山回到座位上不冷不热地说：“阿失活，当初，不是你一个人得罪了俺，你是为你一家人的幸福才逼迫那么多贫苦牧人给你牧羊的，除了你的大夫人还有点人味儿，别人都有罪。所以，你要俺宽大处理你也行，派个家丁带信回去，三天里让你的全家老小来认罪，本官再说怎么处置你。”

安禄山命亲兵扯进来一个阿失活的家丁，让阿失活当面交代家丁回去送信儿，随后就让人把阿失活收监，并告诉牢头不可慢待了酋长大人。

接着，安禄山就派人去五十里外阿母火化的地方以及吉玛阿爸当天自杀的地方，分别设个石头祭坛；又交代史思明去请一个女巫来，多给女巫银子，让女巫在作法时按照他安禄山的吩咐传达神的旨意……

三、贿女巫 假托神意灭仇家

三天之后，阿失活一家老少二十七口乘马坐车一起来到节度使衙门，他们还带了许多金银珠宝，就是要从节度使大人那里为阿失活求一条活命。阿失活的阿爸年近九十，一头白发，佝偻着腰，他是被人搀着下车的；还有阿失活的小孙女，刚满三岁，一路车马颠簸，抱下马车时，哇哇啼哭。一干人进了大门，让史思明的亲兵一个个堵了嘴押到一间黑糊糊的大房子，哪里知道阿失活关在哪里？他们在屋里听到的，只是史思明亲兵们怎样瓜分他们带来的金钱的吵嚷声。

安禄山在西跨院一间小屋里，再一次审查了女巫作法时的歌唱。这女巫三十挂零年纪，长得丑陋却很风骚。那身娱神的法衣远不如阿母的庄严好看，嗓子也因喝酒太多而沙哑，唱出的曲子半点也比不上阿母的好听。但此刻就不计较这些了，只图她

领悟自己的意旨就行了。一切安排完毕，他命史思明押着阿失活一家和女巫先走，又派人请了营州名流士绅及散居城外的各族酋长一并前去观礼，这才去到内宅请吉玛。他和吉玛说，阿失活一家人都来帮阿失活打官司来了，没人承认阿失活害死了俺的阿母，你的阿爸。这官司已经二十年过去，日久年深，只有请大神来判决。吉玛听这话也生气了，这阿失活一家也太横行霸道了，不惩治一下也不行！她就问，什么时候请大神审这官司，俺也要去听听！安禄山说，就在俺阿母、你阿爸死去的地方。车已备好了，你换好衣服快走吧！

中午时分，安禄山陪了吉玛带了儿子庆宗到了审判现场。那里，史思明已把现场布置完毕，一千士兵围了个人圈，里边高高地搭起个台子。台上是营州的官员和各族酋长，台下，一名名刽子手执刀按住一个个阿失活家人。台子前方，留有一处地方，一个穿了法衣、手举羯鼓的女巫已做好了准备，就待安禄山和吉玛一入座，跳神法事就开始。

吉玛坐在台上，有些不自在。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显山露水的地方出现过。台上的官员、酋长对她都是十分谦恭的样子。台下，被士兵们圈着的男女牧民则对她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这里一定有小时候一块玩羊拐骨“嘎拉哈”游戏的姐妹们，说不准她们认出了自己。她正在不安，就看到那个三岁的小女孩也被刽子用手刀按着，身子扭动着似是冷了。她就想，大人有罪，孩子没罪。就是真的株连了孩子，这工夫也不能冷着。当即就走到台下，不待众人反应，已脱下外衣罩在孩子身上。在众人惊疑万分的眼光里，重新回到座位。安禄山起初真的猝不及防，当他发现吉玛所为时，突然想到，吉玛做得十分好，当着众人的面，有着言语说不清的别样作用。

那女巫看看日影已到午时，咚咚咚敲了三声鼓，跳神开始。女巫说，今天的事情重大，一个卑贱的契丹酋长冒犯了战斗之神的儿子和银盏花神，就请来最高神位的始祖妈妈神下界来判断是非。三位始祖妈妈神是天神妈妈阿布卡赫赫，地神妈妈巴那吉额姆，星辰妈妈卧勒多。女巫唱到这里，分别做出三个女天神降临的动作，台上酋长们、台下牧民们、阿失活一家齐齐向女巫跪拜下来，磕了六个头之后才回归原位。

那女巫就开口传达三个女天神的判词：“牛羊吃地上的嫩草，神鹰吃天上的飞鸟。战斗之神的儿子轧萃山，是来自天上的贵人。鲜艳的银盏花是草地上的贵人。阿史德是三大始祖妈妈神的使者，奥吉哈是冰雹妈妈神的儿子，他们都对轧萃山和银盏花

神有养育之恩。阿失活残害了他们，招惹的罪孽连累阿爸阿妈和儿孙。大神判定他一家该受刽子手一人一刀，死去的鬼魂莫有怨恨。”

那女巫唱完，不待众人表态，史思明就大喝一声“开刀”，刽子手们早已累得不耐烦，相差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老少二十七颗人头全部落地。安禄山就拉着惊得迷迷瞪瞪的吉玛下座来，跪倒在女巫面前：“大神慢走，俺们可不可以仇人的脑袋祭告受害的阿母阿爸？”女巫说：“大神照准。”安禄山就站起来，让随行书办把一张写有阿史德名字和奥吉哈名字的灵牌供奉在台上，自己点了香，让一名亲兵把阿失活的人头拿上来，拉着吉玛跪下放声大哭。这次，台上的官员和酋长们也齐刷刷跪下陪哭。这是安禄山在幽州投军之后，接受了汉族祭礼文化学到的一手。他觉得，既用了古老的民族习俗报了仇雪了恨，又用大唐习俗祭拜了先人，这才算彻底了却了二十年的心愿。夫妻二人这阵痛断肝肠的大哭，是二十年仇恨的发泄，是二十年人生坎坷的倾诉。不是二十年前阿失活对这两家人的伤害，就没有这一场气壮山河的大哭。哭了一阵，众官员和酋长一齐苦劝：人死不能复生，大仇已报，为了营州军民的福祉，节度使大人和夫人节哀。一行人马这才浩浩荡荡回转营州。吉玛走到半路对安禄山说，要派人回去好好埋了阿失活家人的尸体，让野狗吃了，乡亲们会骂咱们夫妻不仁义。

借用大神的力量，报了自己积压了二十年的杀母之仇，安禄山心头大快。回到营州，先给留在卢龙的严庄写信，接着找来营州分管士农工商各种庶务以及刑狱官佐，让他们逐一禀报难决之事，一一给予决断，有的处置适当，有的差些分寸。下属们就谅解他是军人，出身市井牙郎，大体公平就成，也就不再挑剔。一时间，除了少数人对他借女巫跳神刑杀阿失活一家暗中不服，多数人却是十分佩服他的干练。特别是对营州的军事布防，是他与严庄谋划好的，包括裁汰老弱士卒，增加军饷，整顿军规，定时操练，让营州的三万五千守军面貌焕然一新。他私下让史思明留意，要比照他那亲兵的本领，从三万五千军中选一批勇士，训练一个八百人的“曳洛河”勇士团，不足之数，花高价钱到北部草原或沙漠之地各少数民族里征召，汉人一个不用。因为他们心眼太多，不好训练。

半个月之后，奚王李延宠、契丹王李怀节先后来拜望安禄山。开始，安禄山还算彬彬有礼，表现出一个封疆大吏的风度，但在李怀节问起阿失活一家惨死的情况时，委婉地指出阿失活有罪抵命，其家人罪不致死。安禄山就不高兴起来，说是阿失活所以敢

于作恶，皆是你阿爸李过哲当契丹王时纵容的结果。二人言语不合，几乎斗起嘴来。幸好奚王李延宠从中说笑解了围。二王来营州三天，不欢而归。从此，两个附属国对安禄山种下了怨恨。

两个国王亲来营州拜见，安禄山争个大大的面子，心里很是高兴。更让他兴奋的是，从契丹王李怀节口里得知，他少年时当做偶像的朋友李光弼正在塞北老家为父守孝。送走了两王，他让总管准备了一份祭礼和一份探亲的厚重礼物，安排好护卫和军马，请来吉玛带上儿子去拜见李光弼。

李光弼是契丹大酋长李楷洛的儿子。李楷洛在武则天时就为大唐守卫西域立过大功，一直升到大将军被封为恭仁王。安禄山少年时，一次偶然的机缘，和李光弼相识，并成为朋友。安禄山在营州做马市牙郎时，两人互相敬慕，来往很是密切。安禄山报杀母之仇火烧阿失活家逃亡时，曾把妻子吉玛委托李光弼照看，直到李光弼奉父命去西域前线习学军事，吉玛才离开其家。安禄山去拜望李光弼除了感恩答谢外，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李光弼网罗帐下。没曾想，他这一去，好色之徒史思明又惹出了麻烦……

四、恼旧友 恩将仇报劫爱妾

说起来，还是当年李光弼和安禄山同在营州供职的时候，关内曾有一位说唱艺人苗老汉带着女儿苗玉香流落营州，史思明死皮赖脸地百般纠缠苗玉香。李光弼为保护那父女俩不受史思明欺侮，就把那父女俩在家里保护起来。苗老汉死后，苗玉香一直在李家以李光弼小妾身份居住。当初，李母曾极力反对李光弼收留玉香，嫌她门第卑微，身为歌女必是水性杨花之质。七八年以来，知书达礼的苗玉香，侍奉李母，十分勤劳可人。深得李母喜欢，也就把她做一家人看承了。只是李光弼一直从军在外，正妻不娶，不好纳妾。契丹人的喜礼丧礼之间没有汉人许多讲究，李母就和儿子商量，七天之后安葬完李楷洛，就为他们行圆房之礼。

不料，李楷洛入土第二天，李光弼的安宁就被打破。从早晨到中午，就有三批营州节度使衙门的士兵前来通报，第一批送的是安禄山诚挚吊唁老人的书札，第二批送来的是三牲祭礼，第三批是作为朋友送的见面礼。李光弼就皱眉，他觉得，作为朋友来会见，他高兴接待，弄了三批人马报事，过于张扬，是有意炫耀官威。

但李光弼还是热情款待了安禄山夫妻。对史思明，也做到了恢弘大度，礼敬有加，权当以前不曾为

苗玉香父女发生过冲突，和安禄山是一样的朋友。安禄山十分感谢当年收留吉玛一事，李光弼连连摆手，说自己心里有愧，虽是及时接纳了吉玛，却虎头蛇尾，让吉玛数九寒天单人出走，险些让嫂子路遇不测，抱歉得很。吉玛先让儿子庆宗见过玉香，然后就和玉香搂做一处说话，一会儿哭成一团儿，一会儿又笑做一团儿。当年，吉玛留在李光弼家，多亏了玉香为伴，她永远感激不尽这个汉家姐妹照顾她的恩情。

午间，李光弼简单地备了一桌酒席招待了安禄山一行。李光弼借口仍在痛失阿爸情感中，就以茶代酒，和安史二人各饮三杯。未了，安禄山殷勤相邀李光弼返回河西节度使任所之前，务必去营州节度使衙门做客，那时朋友们再尽欢一场。

但是，就在安禄山走后第二天，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派快马送来文书，说吐蕃又军出青海，有侵扰长安动向。朝廷派李光弼为副将，随哥舒翰出征。李光弼来不及置办婚礼，只和玉香双双给阿妈磕了头，二人匆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随军使登程去了河西。却忘了给安禄山留书解释一下负约的原因。

十天过去，安禄山未见李光弼来，就又派人去打听，闻说李光弼已走了许多时日，心里就有些小乐。史思明就借机挑唆说：“那个小白脸根本没把大哥你放在眼里，大哥你以节度使大人之尊屈驾去看望他，他竟以水代酒相待，你请他来营州相聚，他却摆大道理教训人，显得咱哥儿们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安禄山听了只是不语。往日，史思明说李光弼坏话，他总是阻止。史思明心里就有了底。

有一天，安庆宗到郊外射猎回来，到内宅对阿母吉玛说，他看到史思明从西北方向抢夺一个女人来，捆绑着装在一个车子上，很像李光弼家的玉香。他还说，正好到城门时，那女人挣扎着滚下车，一头撞在城墙上，血流满地地死了。

吉玛大吃一惊，急急让庆宗带路三步并两步赶到北城门，那撞死的女人已让史思明派人拉到郊外埋了。吉玛向守门军士问那女人姓名，门军就告诉她，史将军叫她玉香，是个汉人姑娘。

吉玛打听实了，死的女人真是玉香，指令士兵去城西乱葬岗子掩埋尸体的也正是史思明，就打听着一路找到史思明家。

史明明的妻子辛巧云满脸堆笑地把吉玛让进客厅，端茶问候。辛巧云生孩子刚满月，是个男孩，名字是安禄山取的，叫个史朝义。她见吉玛一脸的不高兴，忙笑脸相问：“嫂子怎么了，是谁惹着你了？”

吉玛让史思明出来，辛巧云说史思明不在家里。吉玛就知道巧云在替史思明掩护。刚才她叫门

的时候，守门的士兵明明白白地说史将军回来刚进去。吉玛知道不便造次，强压怒火，夸了两句孩子，便告辞了。巧云送出门说：“待史思明回来，妹子就问他要哪儿得罪了嫂子，一定让他上门赔罪。”

吉玛没有出来吃晚饭，侍女告诉安禄山说，吉玛从街上回来，就一句话不说，一直在床上躺着。直到刚才奶娘把二公子庆绪给她抱去，才坐起来。

安禄山就知道吉玛真的气坏了。他知道，是史思明害死玉香惹的她，吃完饭，便拉着大儿子庆宗来看吉玛。吉玛坐在床上给庆绪吃奶，见安禄山进来并不理他，庆宗叫了几声阿妈，她也不应。安禄山知道自己装做不知道是蒙混不过去了。“吉玛，这都怪俺平时对史思明管教不严，是俺不好！”安禄山上来就认错。

吉玛用鼻子哼了一声，把脸扭过去。她不认为是管教不严，而是根本不管教他，甚至是故意放纵他。

安禄山正寻思打破僵局的话题，恰好小儿子庆绪吃完了奶，回过身来要阿爸抱。他就紧忙接过庆绪，抱着、亲着，逗得孩子咯咯笑出声来。吉玛也不由得抬头来看。安禄山忙讨好道：“吉玛姐姐，你看，你给俺生的两个儿子多好！俺安禄山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一声姐姐的感激话，让吉玛的心颤抖了一下，她的眼前，立刻浮现出手里拿着放羊的鞭子、头枕着她的大腿、躺在青草地上的那个名叫轧荦山的少年。可她还是不想说话。一个善良美丽的女人，一个他们称为朋友的人的女人，就这样死了！史思明的人性在哪里？安禄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人性又在哪里？当了官的安禄山怎么和当年放羊的轧荦山不是一个人了呢？

安禄山也注意到了吉玛脸上的感情变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吉玛姐姐，俺一时还得使唤这史思明，是为俺的两个儿子着想啊！”

“他这是在狗扯羊皮！儿子庆宗和庆绪吃不着他的，喝着他的，和他史思明有什么瓜葛？”吉玛心里说。

安禄山就说：“吉玛姐姐，你和俺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等俺熬上这节度副使才灭了阿失活，报了俺阿母和你阿爸的大仇，可你知道吗？那阿失活是当今契丹国王李怀节的表哥。这回李怀节来营州，还对俺们杀阿失活报仇表示了不满意。你不在俺的位置上，不知道营州的军事形势。营州只有三万人的军队，北面的契丹国却有十五万大军，西边的奚国，也有十来万，东面东北面的几个小国，像渤海国、习国，像室韦，没多少兵力，却是看风使舵，谁胜了帮谁。这样三面临敌的地方，俺不养一些能打仗的人行

吗？”

吉玛这回开了口：“俺不信就史思明一个人能打仗！”

安禄山接着说道：“你都看到了，俺特别想请李光弼来营州，人家不是不来嘛！他李光弼要是来了，俺一天也不留史思明！对了，俺刚才说到俺的两个儿子。现在，俺们俩人的仇是报了，可是也给儿子惹下了仇人。大的，像契丹国的国王，小的像幽州大营里妒忌俺的将官，可能还有张守圭大人一家。再把官当大一些，咱们的仇人才不敢报仇，他们也报不了仇。这样，俺的儿子长大才有福享没有危险。吉玛姐姐，俺说的对不对？”

吉玛就不再跟安禄山争论，她让奶娘把庆绪抱走，说自己困了。安禄山就堆下笑来，要和吉玛同寝，说有些夫妻话要在一个被窝里说。吉玛知道他想要哄自己高兴，就盖了被蒙了头，不理他。安禄山觉得没意思，带了懊恼起身去了段氏房里。

五、假恻凶 夫人含怨离府衙

心灵备受折磨的吉玛一夜也没睡着。她披上衣服到院子里走走，看到儿子庆宗房里的灯还亮着，就推门看看，庆宗正在灯下看书。吉玛当时就有了个主意，她要庆宗驾车连夜请他的老师徐儒来，自己有事相求于他。明天，她要拉安禄山把那徐儒讲过的也听一遍。那是历史上营州最显赫的慕容一家三代人的故事。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吉玛梳妆打扮齐整，亲自为安禄山盛饭夹菜。安禄山受宠若惊，莫名其妙一夜之间妻子何来这般奇妙的变化？吃完，吉玛就问他今天可有空闲？安禄山就问吉玛什么意思。吉玛说，庆宗的汉学老师徐儒博古通今，知道许多营州历史上的故事，俺要你陪俺听徐师傅讲故事。

安禄山想了想，衙门里还真没什么大事，他目前最重要的，是亲自训练新选出来的“曳洛河”勇士。还有，挤时间让书办给卢龙的严庄写回书。

严庄的来信里，说了两件事。一个是鲜于仲通对安禄山分兵一半驻节营州的气没消，一直在派人打听营州消息。他告诫安禄山，初到营州千万小心行事，不要授人以柄；二是鲜于仲通还是怀疑史思明就是苏干。幽州节度使衙门一个校尉正在帮鲜于仲通调查莺莺被杀的经过，此事对史思明大大的不利，他要安禄山火速拿出办法。

安禄山沉思了一下，忽地想到了一个应付吉玛的好办法，只说，待自己去前头议事厅处理了一件公

文就陪她听故事。

安禄山来到前厅，先让书办给严庄写了回信送走，然后派人又请来吉玛让她坐在屏风后，来看一场热闹。他让人把史思明叫来，史思明依旧大咧咧的一坐，问他吉玛嫂子的气消了没有？安禄山却绷着脸把严庄的信摔给他让他自己看。史思明把信大意看过，突然就跪下抱着安禄山的大腿，求告道：“大哥救俺，俺以后再不惹事了！”安禄山就说：“你虽说是俺的兄弟，可俺做的是朝廷的节度副使，朝廷的法度无情，俺也姑息你不得。幽州的事俺帮你，可营州，逼死玉香的事儿迟早也会让李光弼知道。俺不处理你，俺就是失职，没法子，你就自作自受吧！来人哪！”安禄山让亲兵捆了史思明去监押起来，并嘱咐一名校尉，扣去史思明半年军饷厚葬玉香。

吉玛见史思明终于受到处治，虽然不足以给玉香抵命，也算让死去的玉香妹子稍感安慰了。安禄山公事完毕，吉玛就和他一起走进儿子书房。先生徐儒早在那里迎候。房间里安放了座椅，摆了瓜果点心。安禄山夫妻坐定，那先生就按照庆宗转述的吉玛的意思开讲。

原来，这营州地方，在东晋末年曾出现过一位鲜卑族大英雄，此人就是前燕的开国之君慕容皝。他虽说也出身于游牧之族，却是极爱中原文化礼乐，他在马上完成征讨四方、开疆拓土之后，在营州建了名为龙城的国都，立国号为大燕。他戎马半生，不贪个人安逸享乐，对百姓轻徭薄赋，奖励农桑，提倡教化。这慕容皝兴办教育，建立学宫于龙城，亲编教材甚至亲自讲课亲自考试，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破格提拔到身边任职。慕容皝在位十一年，真个实现了国富民强，大燕在关外成为第一强国。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慕容皝继位，此人的文才武略和其父相比，不在慕容皝之下，不仅继续保持了国内的富强，还进军关内，迁都于蓟州，成为鲜卑族头一个进入关内做皇帝的人，成为与东晋、前秦逐鹿中原的人物。但他的孙子后燕皇帝慕容熙却不争气，继位后不久，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括民财。他先后纳了符氏二女入宫，几乎百依百顺。为讨二女欢心，就在营州城内开凿曲光海、清凉池，引白狼水入内，成为一片明湖绿水。又建永华殿、景云山、逍遥宫，真是楼阁通连，日夜与二女游乐，管弦丝竹之音，声闻数里。

更有甚者，皇后大符暴死，慕容熙悲痛欲绝，如丧考妣。他费尽国库钱财为符氏修建陵墓，还让文武百官守灵哭丧。哭灵无泪者重重治罪。出殡时，因灵车高大，就不惜拆毁城门送葬美人。终于当天就被部将推翻，身首异处。

听罢故事，安禄山十分感谢妻子吉玛的一片良

苦用心。那先生的一席话，却实实在在打动了他。“戒由节俭败由奢”，这当然是古往今来的不易之理。但给安禄山启发最大的，却是慕容皝之子慕容皝，他怎么能从营州强盛起来，打进关里称王，又敢于去争夺中原地盘的？真想不到，这营州地方竟也是两代帝王的发祥之地！而自己有幸掌控营州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午的时候，吉玛问他，听了先生的讲古，你想些什么？安禄山就说，本节度使没有慕容氏做皇上的想法，但要培养几个儿子不当慕容熙那样的败家子！吉玛对他这个回答挺满意，就说，玉香下葬那天，一定得让她去墓前祭奠，并嘱咐他要写信给李光弼公子赔罪。

三天后，吉玛待玉香下葬之后，就和安禄山商量，她要回居住过的部落去住些日子。她十分想看看小时候一块放羊一块玩耍的姐妹们。安禄山就说，你已是节度使的夫人了，到那去住有危险，要去就带了护卫亲兵去，当天就回来。吉玛就反驳说：“俺从没把自己当节度使夫人，俺吉玛只是你安禄山的妻子，还是那些牧羊女的姐妹。所以，姐妹们没人害俺。”终于有一天，她把孩子庆绪扔给奶娘，自己悄悄走出节度使府大门。

安禄山晚上回家听说吉玛私下一个人走了，叹了口气，自己对自己说：“这女人，是羊尾巴上的肉，上不了大席面！”

第二天早上，他就嘱咐三个亲兵带上银子，乔装打扮，到白狼河南的牧民中间去，务必保护夫人安全。

安禄山自从听了徐儒讲述营州三代慕容的故事后，就忙着做了两件事。头一件事，就是当天下午去牢房看望史思明。牢房阴暗潮湿，透着一股呛鼻子的霉味儿。史思明住的那间稍好，睡的不是铺草，而是火炕，炕上有两条破棉被。史思明没想到他的大哥为了一个汉人歌女对他真下了手，他的一腔怨恨都记在吉玛身上。安禄山来探监，他又跪下痛哭，反复去保证自己再不敢违犯大哥号令。安禄山就让史思明立一份军令状，而且军令状的期限是终身，即：史思明要一辈子追随大哥，不违背大哥意志，倘再有违背，任凭大哥军法处置。安禄山看了，让史思明改写几个字，说任凭大哥用家法处置。安禄山把军令状收了，然后告诉史思明，从今儿起，罚你到城外凤凰山里的“曳洛河”勇士训练营，六个月不得回家，不得进城，不得与外人通信来往。史思明磕头感谢大哥原谅了自己。安禄山还告诉他，幽州杀鲜于莺莺的事你不必担心，今晚上俺去派人给你摆平。

第二件事就是选了一位名叫阿史那承庆的亲兵曹，让他带上五百两银子去幽州，秘密去见捉生营

现任校尉何千年，务必从鲜于仲通亲戚的陈校尉手里，销毁史思明早先在幽州郡守堂上的供词，必要的话，干掉那个陈校尉也没关系，何千年可以到营州大营来供职。不料，当晚史思明妻子辛巧云竟抱着孩子来衙门找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安禄山饶了史思明。安禄山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辛巧云，说当大哥的哪有不护着兄弟的道理？史思明的勇敢善战是长处，性格粗野、好女人、嗜杀戮是短处，俺处治他是让他磨磨棱角，对你们夫妻过日子也有好处。那辛巧云明白了安禄山的一份好心，千恩万谢地去了，第二天，还托人给史思明送去了他喜欢吃的焦烤羊腿肉。

办完这两件事，安禄山思考的是阿母被害的大仇已报，以后该干什么？照着严庄的谋划，当然是想方设法挤走鲜于仲通，自己升任平卢节度正使。对这个人下手，他毫不迟疑。因为鲜于仲通的存在，时刻危及自己的安全。目前，严庄正在平卢观察有利于行动的机会，安禄山坚信严庄定会想出对策来的。

六、遭冷遇 查出真相又被蒙

吉玛一个人回到家乡，却没有受到她所期待的欢迎。阿失活一家被处死，他一家独霸的草场成为公用牧场，原来和吉玛家一处驻扎毡帐的邻居们都迁到白狼河北名叫金沙滩的地方放牧。吉玛儿时要好的七姐妹都已嫁人，成为一个或两个儿女的阿妈。其中，有一个因为家贫，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夫妻双双被冻死，只留下一个孩子已长成十四岁。其他的，日子过得有好有差，好的也不过一百多只羊，七十头牛，七八匹马；差的，所养牛羊刚能养家糊口。活着的姐妹中，只有依朵和萨玛用拥抱的方式接纳了她。另外的几个，普兰、纳伊玛、阿该素看了她一眼就躲进了毡帐，好像她身上染着瘟疫，近一步就要沾上。

“这是为什么，依朵？萨玛，她不说，你说！”吉玛在依朵家的毡帐里，几乎用哭腔求着当年最好的两个女友。

依朵就把喷香的奶酪又给她盛了一碗：“吉玛，你成了大官的夫人了，还想着俺，俺真的从心窝里高兴。这说明，跑多远的马儿都能找到出生的草地；飞多高的百灵鸟都记得搭窝垒巢的土堆儿。你回来了，不嫌弃俺，俺姐妹聚一聚，你就多吃点吧！”

萨玛说的更直接：“吉玛，你回来看俺，一定是一时心血来潮。可就这一时俺就知足了。往后，你还是

贵妇人俺还是牧羊女人。虽说从娘胎里出来都在毡帐里落地，可那不一样，就像血是红的，奶是白的，它们都是出在羊身上一样！”

吉玛就抓住她，一定要问出众姐妹不理她究竟是什么原因？

两个姐妹就异口同声地说：“俺们过去信奉的神都不是一样的了。你和你丈夫请的女巫被金钱收买了，她请来的大神判断是非也就不再公正。你的丈夫当了大官儿，大神就替你们一家人说话！吉玛，俺们不信你不知道这些。”

吉玛这时就想起女巫大神判案，定阿失活一家生死的事。难道这真的是孩子阿爸在女巫身上做了手脚？这怎么可能呢？他的阿母阿史德不就是百里闻名的女巫吗？

吉玛一言不发，揪着自己的头发搜寻着那事发生前后的细节。结果，请女巫到刽子手行刑不到半天时间，具体的过程她还是一点也回想不出破绽来。要说感觉的话，她就是本能地感觉到杀人太多太过分了，违背了白狼河两岸老辈人留下来的规矩。她从小听老辈人说，两家人结了仇，摆酒调和不成，必要刀子见血，或者部族间为牛羊草地纠纷必须打一场的话，全是男人上阵，死伤多少不论，胜者为王。胜利的一方决不可再对打败一方的女人或老人孩子动手斩草除根。比如阿失活，他不仅害了安禄山的阿母，自己的阿爸，或者还有别的牧民家什么亲人，受惩罚的只能是阿失活一个人。要是连帮凶算上，那就是为虎作伥的管家和恶奴家丁。像他的老人、女人不该被杀。处死阿失活一家人后好几天，吉玛都觉得这事做得太过分了，可又是她亲耳听到大神判的一个不留，她就不再怀疑。谁知，这里还真有让牧民们不服气的事儿在里头。

吉玛就追问她们这话从哪里来，证据何在？两姐妹就又异口同声：“吉玛，不信你再去问问别的男人。那女巫花你们家给的银子买酒喝多了，自己亲口说的，她唱的判词是你丈夫一句一句教会她的；她还说她聪明得很，只学两遍就会了！”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她欲哭无泪，浑身没劲，瘫倒在两个女伴怀里。直到这时，依朵和萨玛才知道吉玛是无辜的，姐妹们真的误解了她。吉玛缓过神来，唯有无语，唯有对大家用行动谢罪。半晌，从口袋里取出一块银子放在茶炊旁，挣脱了两个姐妹，飞一般往山冈跑去。山冈上有一棵树冠犹似巨伞的槭树，她就呆呆地坐在树下，直到天黑。几个姐妹全上来把她拖回毡帐，她晚饭也没吃当夜就病倒了！

消息自然传到了安禄山那里。他知道的不仅仅是吉玛的病情,还有那些牧民的议论,还有女巫喝多了酒的信口胡说。他判断出吉玛的病一定和女巫借大神之口重判阿失活一家有关。本来,他打算再给女巫一点钱,让她后半生生活无忧,送到辽东某处去的,可现在怕是不能让她马上离开了。他想到吉玛是个认真的人,凭自己的一张嘴说服不了吉玛,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把吉玛劝回来,还必须让女巫出头。正好用一句俗话说的,让她“又当巫婆又做鬼”。而安禄山当然也想到了史思明要分担什么罪过。

于是安禄山又找到了女巫,如此这般地教导了一番,就让她回部落去,找个时间按照安禄山的指令来一番认罪自责的表演……送走女巫,他让奶娘带了小儿子庆绪,又嘱咐大儿子庆宗一些言语,派了六个武功高强的亲兵,换了便服,护送两个孩子去接吉

玛回来。

对吉玛,现在安禄山已经有了一种理不清的想法。阿母活着,已经无数次重复过,出生那天若不是达莲大婶的灵机一动,杀了一头羊剥了皮把他包住,奉旨前来斩杀妖儿的大唐士兵,会用手上的七八把钢刀把他剁成肉泥,怎能还有今天?还升做了一镇的节度副使?还有,自己白天给阿失活家放羊,晚上渡河跟继父安延偃学武,倘没有吉玛姐姐一天给他一条熟羊腿吃,他单薄的身子哪能应付得来?当然,他珍重吉玛,还另有一分男子汉的责任心在促使他。成婚不过两月,就自己一人逃往关内,把已怀孕的妻子寄在李光弼家,然后就是七八年音信渺茫。一个女人,拖着沉重的身子,千里寻夫,那份坚贞,那份信念,有几个女人可比?见了面,不诉苦,不抱怨,同时带给他一个七八岁的活蹦乱跳小豹子一样的儿子!



这样的女人实在不多呀……可是呢，他又隐隐觉得吉玛可以是一个互市牙郎的好妻子，甚至可能是一个上府果毅校尉的妻子，作为节度副使的夫人，就缺乏点什么的。但是，安禄山不信别的女巫，阿母通神的能力让他深信不疑：阿母说你是战斗之神轧荦山的儿子，吉玛是银盏花神的转世。你不信，可以看她左额头上那块胎记就是明证——你只有让吉玛守护着，才能一辈子平安。

让两个儿子哭求吉玛回家，这招实在挺妙。奶娘抱着庆绪，拉着庆宗，找到吉玛的时候，她的姐妹们正采用最古老的办法给她诊治疾病。她们把在中草药缸里泡了几天的石头取出来，在毡帐里挖了一人长的大坑把石头烧热，让吉玛脱了衣裳爬上去，再盖上被子，让中草药的蒸汽进入吉玛的身子。吉玛在坑里闷了一身汗出来，浑身顿感轻松了许多，又有人给她的额头用针放了血，头脑就清亮起来。小儿子庆绪就闹，大儿子庆宗就哭，奶娘和众姐妹就劝，吉玛正沉吟今天回不回去的时候，忽听毡帐外有羯鼓和铜铃声，接着又有人唱着请神的歌。一个姐妹出去看了，回来就说，女巫正在当街下神呢，拿了鞭子不停抽打自己，头一回看到大神这么惩罚自己在人间的使者。吉玛就跟了大家出去看。只见还是判阿失活有罪的女巫光了上身，手脚不停扭动，一手拿羯鼓，一手拿鞭子，一会儿去敲鼓，一会儿用鞭子抽打自己，鞭子落处，起了一道道紫红的痕迹。她唱的是悔恨的歌词，说那阿失活自己有罪难逃一死，她收了一个叫史思明的突厥人的银子，就偷改了大神的原来判词，把只杀阿失活一人，传达成杀了阿失活一家。这女巫说了又唱，唱了又说，让十几座毡帐里的女人全都走了出来，人人烧了香，跪在女巫四周，恳请大神别再惩罚女巫，女巫有错，改了就好。众人求情还是真有用，不大一会儿，那女巫就止了歌唱，放下鞭子，感谢众人为她求情。吉玛这才明白过来，这一切的坏事全是史思明所为，原是自己错怪了安禄山，也就什么也不说，默默地跟了儿子和奶娘回了营州。当天夜里，安禄山对她悔罪说自己让史思明骗了，保证往后不再滥杀无辜。吉玛也向安禄山认了错，自己不该怀疑自己的丈夫。安禄山就答应她，明天就让她看史思明在监狱里招供……当然，史思明招供的和那女巫说的一模一样。至此，这件事就巧妙地瞒骗过了吉玛。

过了三天，打发去幽州办事的阿史那承庆回来了。他带来了史思明在幽州郡守大堂上的口供，口供上白纸黑字写着营州突厥人苏干，三年前从营州都督府拐出了鲜于莺莺小姐，路经古北口，用其和两

个“守堤”军官交换偷过边境。后该犯到青楼狎妓，巧遇鲜于莺莺，为了灭口，把鲜于莺莺杀死。当然这只是大意，其中，尚有一份附录材料，其中有涉及安禄山假传张守圭之令，释放苏干犯有包庇罪犯之罪。安禄山看了，顿感浑身一阵发冷。好在，阿史那承庆当即取出一个羊皮口袋，倒出鲜于仲通亲戚陈校尉的两只耳朵。安禄山就又笑了。他拍拍阿史那承庆肩膀：“好小子，本官不会亏待你。”后来阿史那承庆果然得到提升，成为他叛乱时手下的一员大将。

七、恐后患 挖墓得宝施奸计

刚处理完这两件事，严庄便从平卢匆匆赶来。安禄山稍事问候后，就把严庄请入密室，二人悄悄交谈起来。这严庄是赶来密报告急的，原来几天前，长安的东宫太子府派两个人来到平卢，私下里约了节度使衙门十来个将佐秘密会见。严庄结交了其中一个姓周的骁骑校。周校尉说，太子府的人询问是谁主张平卢节度使分兵两处驻扎的？安禄山到营州后私加税赋扩大兵员你们大帅知不知道？这说明，鲜于仲通肯定在朝廷说了不少安禄山的坏话，皇上所以不知道，大概是压在了李林甫那里。这一点不算可怕，要紧的是，皇上已过花甲之年，黄泉路近，一旦驾崩，朝廷大权可就落在太子李亨之手；而安禄山因为李林甫的指点，说皇子们谁都对玄宗信任的人又恨又怕，故尔从没敢去接近太子。那么太子府近来插手平卢事务，定有所谋，不是皇上龙体不好，就是宫廷有变。严庄提出今后一是要注意东宫太子府的动静，二是要立马想出对付鲜于仲通之策。可是，直到半夜，二人还是没想出对付鲜于仲通的妙计良策来。

第二天，忽然有一个北大营的参将来报，说他带兵到营州东北六七十里处一个名叫桃花吐的地方操练阵法，先后有十几个士兵掉进了一个土坑里。他让别的士兵搬了梯子下去救人，上来的士兵就每人一身泥浆，有人被生锈的兵器扎伤了手脚或腰腿，不知那是什么所在，请大人定夺。不待安禄山说什么，严庄一口就认定那一定是一座塌陷的古墓，而且，根据参将所说的状况，还不是一般的百姓规格。严庄就鼓动安禄山一起去看看。严庄说，营州自古曾是北燕鲜卑大英雄慕容皝的发祥之地，地下一定有不少贵族死后的殉葬珍宝，说不准会弄出些黄金珠宝好充军饷。

安禄山和严庄紧忙随那参将来到了有古墓的地方，让士兵挖了一下午，三班军士轮流抽水，弄出一

层稀泥后，里边相继出现了一些人骨和陪葬的玉器陶器，出土了一大堆铜钱和银子足有一二百斤。有一件东西经过水洗后，让严庄的眼睛放出光来——严庄自小博览群书，眼前这件东西却是一件只见古籍所载、世人从未见过的至宝——金步摇冠。这是唯有皇后才有资格享有的头部装饰品，类似中原皇帝标示身份的冲天冠、冕旒一类的东西。这玩意乍看形似花树，枝叶繁茂。主要原料是方形金片，由金线串成，中央稍有凸脊，上伸枝条，共有十二枝，每个枝条又分段绕环，三五不等，每一环上又系有桃形金叶片，计有四十多片，枝叶分部均匀，形如展开的扇面。这种树枝似的步摇组合在一顶女式头饰上，成为一个完整的皇后特有的品级装饰，既威严华贵，又富有美感，人一走动，金子的树叶就微微摇动作响。

安禄山见严庄这般兴奋，连忙请教，严庄就附在他耳朵上一二三四说了一番。安禄山大声叫好：“太好啦，这东西在俺为难时出现，真是天助俺也！哈哈，就用它来个一石三鸟……”当即安禄山兴高采烈地向严庄耳语了自己的计谋，严庄连连点头称是。

当天夜里，安禄山又叫来阿史那承庆带上孙孝哲去幽州一行，不惜任何工价，务必把能打造凤头钗的工匠师傅接来。

三个月后，在严庄的指点下，从幽州请来能工巧匠，仿照北燕古墓出土的金步摇皇后冠的式样，打造了五件仿制品。将四件各又制作了锦盒储存，备下做进京礼品之用。那件出土原物，则封藏在鲜于仲通夫人住过的卧室天棚之上，严庄亲自起草，给长安快马发去了奏章，密告鲜于仲通私藏“金步摇”，意在称皇。

安禄山相信，这一道奏章，这一件古墓出土的步摇皇冠要不了鲜于仲通的命，也得让他解甲归田。

最后，安禄山让亲兵捧回内宅一件最精致的复制品，他让吉玛看完，让吉玛戴上试试看。吉玛却戴也不戴，说这玩意看着玩还不错，戴着它走道多难受？再说，俺弄了几只小羊儿养着，戴着它怎么去喂羊？

安禄山一肚子高兴让吉玛一盆冷水泼了下去。他怔怔的看着吉玛，不知道为什么，普天下别的女人想看一眼都不能的好东西，吉玛看都不肯多看一眼。对于吉玛，安禄山越来越感到难以理解了。

安禄山备好了重礼，正在寻找理由进京时，突然兵部文书传到，让他火速进京。

原来太子李亨看了两个亲信从平卢搜集来的安禄山的罪状后，就让李泌对安禄山今后危害朝廷的可能性加以分析评述并写成奏章，由李亨当面奏给了皇上。

那天早膳后，玄宗从李亨手里接过奏折，粗略地在眼前过了一遍，出其不意地笑道：“李亨，朕可以断定，这奏折不是你写的。你深居东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知道了一些事情，也拿不出这些对策来。你不认账？朕就给你指出来，朕知道你身边有一个狂生李泌，这人表面上像个三清圣徒，肚子里揣的却是合纵连横那一套，到处摇唇鼓舌，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投机争名夺利。李亨，你是太子了，到现在还不懂得怎样择友？朕不是让你好好去读太宗皇上的《帝范》十二章吗？”

“父皇，李泌可是个淡泊名利之人。臣儿与他相交有年，他胸中装着天下百姓，有经天纬地之才……”

“住口！朕年近花甲，掌握天下三十多年，识人无数，倒不如你一个黄口孺子？说什么他有经天纬地之才，朕不相信。哪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朕要好好听听他的学问。好了，李亨，你就回东宫好好跟着师傅读书去吧！朕要去看阿环了！”

父皇连个好脸都没有，带了一群大小太监，热热闹闹关心他的宠妃去了，抛了他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大殿里。太子李亨的进谏不但没起到作用，玄宗还下令把李泌逐出长安，没有宣诏不得回来。

玄宗申斥了太子，并把李泌赶走之后，就把李泌的奏章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看了，之后，分别向这两个心腹大臣问道：“你们两个说说，这安禄山真是对大唐有危害的家伙吗？”

有李林甫在，杨国忠从不先开口，他知道自己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比不上他。

“皇上，李泌的话全是妄加猜测危言耸听。臣历来认为，安禄山等出身番邦，熟知番国地理民情，更兼他们自己本身剽悍善战，比之汉将更能出生入死。皇上，番人为将，不懂汉文，不知乖巧，只要不欠军饷，他们就对朝廷深信不疑。正暗合了老子‘绝学弃智，天下太平’的道理。”

杨国忠早知道李林甫在拉拢安禄山为外援保守宰相权位。原本，他对安禄山的所作所为既无好感也无恶感，可就因他是李林甫的人，就对他产生了不良之念。“皇上，太子和李泌的看法也并非一点道理没有。总是无风不起浪嘛！再说了，安禄山非我族类，总有异心，还是防范着点好！”

杨国忠说完，李林甫就当面反驳：“国舅积千累万，给皇上理财是高手，在用人方面怎及得上皇上？安禄山上一回就揭发了张守圭丧师辱国假冒军功之罪，大义灭亲；这回，又勘察出鲜于仲通私藏鲜卑王后步摇冠，这都是对皇上忠心无二的表现。至于私自分兵驻节营州，这正是他的憨直诚朴之处，只知道

为防守边疆着想，不会向上报功请赏，正是工于谋国、不善谋身的忠臣良将。”

玄宗就不耐烦：“你们说，这鲜于仲通私藏王冠怎么处治？”

杨国忠抢着说：“充其量是窝藏前朝皇家器物，定一个违制之罪，可降职发往别处使用，四川剑南节度使衙门正有一空缺……”

玄宗说：“就这么办吧。不过，太子也弹劾安禄山，国舅也批评安禄山，这番儿真比上回朕见他变了样？朕正要宣他来细细考察考察呢！”

李林辅就抢着答应：“臣这就让兵部发出文书！”

如此正中安禄山的下怀，文书一到，他携带重礼，冠冕堂皇地朝京都进发。

八、献珍宝 作恶胡儿更得宠

这次，安禄山进长安参见皇上，是在大明宫的御花园里。正是花园里姹紫嫣红季节。暖洋洋的太阳，软乎乎的春风，让皇上和妃子以及陪皇上游乐的人们都脱了外衣，身体舒展起来。有人喜欢观鱼，有人喜欢赏花。鱼池旁、花阴下，都有太监们侍候着吃食和浆水。今天陪着皇上行乐的有贵妃杨玉环，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独独缺了杨国忠——他受了皇上委派，到岭南监督开采铜矿，去四川造炉铸造“天宝之宝”铜钱去了。刚好太子李亨有事来见皇上，就一起留下来陪父皇游乐。

安禄山背了四个锦盒子随李林辅进园子的时候，玄宗皇上正在看斗鸡比赛。这是他最近喜欢上的一种玩意儿，是杨国忠到了岭南发现的，特地用八百里飞骑快速送进宫里供皇上开心的。这是两只体型并不大的公鸡，羽毛色彩也不华丽，只是性情凶猛好斗，见了对方，立刻就“怒发冲冠”，颈上毛几乎直立，鸡冠子几乎被血液涨破。这还不说，两只脚爪似钢钩般锋利，只要扫到对方，必是鲜血淋漓。杨国忠的奏折里介绍岭南斗鸡方法说，当地人是斗鸡博彩的，观众用钱给两只斗鸡下赌注，分不清输赢就要打架。因此，庄家要给两个斗鸡的爪绑上锋利的刀片，输的当场毙命，斗胜的鸡也遍体鳞伤。玄宗说这过于残酷，就命把绑刀片的形式免了。他要求太监宫女们用钱投注，两只斗架的公鸡一只属贵妃，一只属他自己。三姨虢国夫人独出心裁，让每只鸡身上都拴了白绢，上写着李三郎和阿环的名字。李隆基在皇族中排行老三，皇姨们就呼他三郎。他对这个叫法不以为不尊反倒高兴。一

个老男人，漂亮的女人把他当小青年称呼是件幸福的心理享受。李亨本不喜欢这游戏，但他只是呆坐在一旁，瞧着父皇和贵妃及三个皇姨在欢愉嬉闹。

见皇上正忙着，李林辅让安禄山先放下锦盒，就站在一旁等着。那安禄山却很活跃，钻进太监宫女堆中，不知谁输谁赢就跟着大呼小叫。直到一局斗完，李林辅才又扯了他重新给皇上见礼，他的眼睛却不安分地在四个美人身上溜达。

“安禄山，你们营州人可有斗鸡的游戏？”玄宗好像在唠家常。

“皇上，是。臣安禄山家乡那里也比赛。比赛谁家的羊肥，谁的马跑得快，可不比斗鸡。将来臣请皇上驾临营州，臣给皇上来一回赛马，来一回赛羊，如何？”

安禄山这一番奏对，文辞俚语共用，雅俗齐来，把玄宗逗得拈须而笑，贵妃和大姐、八姐也掩嘴而笑，虢国夫人尖声大笑，就连李林辅也忍不住低了头偷着笑。笑罢，玄宗就暂不问平卢军事，而一一介绍他与贵妃及三个皇姨正式认识，最后指给他认识太子李亨。

这正合了安禄山心意，玄宗介绍一个女人，他就给这个女人磕头。皇上叫什么他也跟着叫什么，还抬头看看，要记住她们的模样。待介绍到太子那里，只简单的作了一个揖。李林辅就喝道：“胆大安禄山，见了太子为什么不大礼参见？”安禄山就直着眼睛反问：“来时，你也没告诉俺太子是什么玩意啊？”

三个皇姨就都笑出声来。李亨就被笑得脸红心跳。玄宗摇头笑道：“胡儿，胡儿，你可真是个不知朝廷礼仪的胡儿。那是太子，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有一天朕百岁之后登了仙界，大唐江山就由太子执掌……”

“别别别，皇上，您是天下最好最好没人比得上的皇上，谁也不能替你！太子就永远当太子，皇上您永远当皇上！”安禄山跪在地上，着急的样子，似是怕玄宗真的要死去。当然，这话却像尖利的钢针一样刺痛了李亨的穴位。他突然站起，怒目直冲安禄山：“大胆番奴，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父皇，该治这个番奴大不敬之罪。”

李林辅因为引领安禄山进宫，担负着教导他朝仪的干系，就有些害怕。不料，玄宗却挥手让太子坐下：“皇儿，安禄山本塞外胡儿，他哪里一日就懂得朝廷上那么多的规矩？他要是像六部九卿那样像个磕头虫应声虫一样，就不可爱了。皇姨们，你们说是不是？”

安禄山就又跪下磕头：“胡儿刚才想明白了，

皇上当皇上，胡儿的心里就只有皇上；等将来太子当了皇上，胡儿的心里就只有太子。”

这话一出，却把太子李亨也气笑了。按照安禄山的逻辑，他当了皇上，安禄山的心里装的还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

三个皇姨就笑得跑到远处去抹眼泪，贵妃躲到老皇上的背后，拿了手帕去擦眼泪。玄宗紧闭了嘴，咬紧牙关不笑出声来，手抓紧了龙座扶手，痛苦地忍了一回，好歹让难受劲过去了，就指着安禄山回头对贵妃说：“阿环，你看这胡儿像不像汉武帝面前的东方朔？”

杨玉环想了想说：“也有不同。东方朔是博学多才，把文才机智加工成了幽默，有批评善恶的作用；这个胡儿分明是混沌未开，一派天真，以中原的儿童比，也就是五六岁的冲龄。”

玄宗点点头：“阿环讲论恰当，此儿还真是天真可爱。”

不料，虢国夫人却是摇头说：“阿妹说得可不对，我来问问他，看他是不是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虢国夫人说着，就伸出一手用纤纤玉指牵着安禄山走到一块太湖石边问他：“安禄山，阿环和皇上说你像五六岁小孩儿，那么你怎么知道给皇上进贡助情花籽？”

虢国夫人温香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子，安禄山的浑身麻酥酥的，一时就慌不择言地回答：“俺娶媳妇那天晚上就知道了！”

虢国夫人就把笑憋着，回来凑近玄宗耳朵学说了一遍，才把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和着皇上高亢的笑声汇合着发泄出来，弄得别人莫名其妙。

这时李林甫就咳嗽一声。安禄山就急忙蹲下，把四个锦盒亮出来，跪下请示皇上：“臣给贵妃和三个皇姨带几件礼物来，皇上让她们收下吗？”

玄宗就说：“你有孝敬贵妃和皇姨的心，朕当然高兴！”

安禄山就让太监把锦盒送给女人们。虢国夫人最先打开，见是一个璀璨光华的女式头饰，高兴地大叫起来，“太漂亮了，安禄山，快说，这礼物叫什么？”

玄宗代为回答：“这叫金步摇冠。安禄山，你可是比朝鲜于仲通私藏的那个另制的？”

安禄山惊异于玄宗的判断：“皇上真是圣明非常，您在长安皇宫，就把臣在营州想什么干了什么全看到了。”

这时，虢国夫人领头，三位皇姨都把步摇冠戴在头上，并在台阶下走动起来。果然，玉影轻移，步摇叮叮，三张娇艳非常的美人脸，在步摇冠的黄

金绿玉材料的映衬下，更显尊贵优雅，直让玄宗看得呆了。他不由得夸奖道：“好一个胡儿子啊！玉环你看，三个皇姨两个有儿子，可他们的儿子也没这么孝敬过亲娘啊！哎，玉环，朕让她们认了这胡儿当个义子吧！”

“皇上，您可真会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杨玉环认真地摇头。

虢国夫人就快嘴快舌地接话道：“阿环是妒忌了。这么着，大姐八妹不会跟你争，本人更不小气，你认了胡儿做儿子，我们三个就白拣个外甥好了。”

“好好，好好好！还是三皇姨快人快语！”玄宗还是凑热闹。虢国夫人就对安禄山挤眉弄眼：“快呀，不想给我们当外甥了？”

安禄山真是福至心灵，立即趴下给贵妃磕头：“阿妈在上，儿子给你行礼了。”

杨贵妃反应过来，安禄山已经磕完头。只好斜了三姐虢国夫人一眼，不知表示感激还是不满。

玄宗就指着安禄山假装生气：“好你个胡儿，认了阿妈就把阿爸忘了。阿妈给你吃，给你喝，花的可是阿爸的钱！”

安禄山就慌忙又给玄宗磕头行礼：“阿爸皇在上，胡儿安禄山祝您万寿无疆！胡儿有句话给阿爸皇上说明，俺们塞外胡人习俗都是先尊母后尊父。阿爸被人杀死，可以不管，阿母受人欺侮不报仇大神不饶！”

虢国夫人就又插话：“皇上，你就别难为胡儿了，看了你一上午斗鸡，肚子饿了，舍一顿饭给你胡儿子吃，我们做娘的也借借光！”

秦国夫人拍手道：“阿环妹子，我可要提醒你，咱们四川风俗，儿子落地三天可要行洗儿之礼，到时候别忘了再请我们。”

这一年是大唐天宝三年，公元七四四年。这一年安禄山五十岁，认了比自己小了二十四岁的杨贵妃做干妈，也再做了一回新生的婴儿。此时，正好幽州节度使裴宽上表，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皇上恩准他解甲归田。玄宗下旨照准。虢国夫人忙进宫廷，在玄宗耳边奏了一本，玄宗顺水推舟，让安禄山兼领幽州节度使，赐侯爵，食邑三千户。大唐宫廷演出的这场闹剧不知是一场幽默还是一次荒唐。因此，奸诈胡儿安禄山有了一个当皇上的干阿爸，有了大唐第一女人杨贵妃的干阿妈，致使他更加奸诈骄横、野心膨胀，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责任编辑 何苍劲
插图 承民